

彭志翔^著
Zhixiang Peng

The Echo Hunting After Me



追赶我的回声



跨越半个世纪，
足迹欧亚北美，
那些听说与眼见，
化为点墨，
连缀为文，
是回声，
亦是永念。



中国文联出版社
<http://www.clapnet.cn>

彭志翔^著
Zhixiang Peng



追赶我的回声



中国文联出版社
<http://www.clapnet.cn>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追赶我的回声 / 彭志翔著. —北京: 中国文联出版社, 2016.4

ISBN 978-7-5190-1381-3

I. ①追… II. ①彭… III. ①随笔-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①I267.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6) 第079948号

追赶我的回声

作 者: 彭志翔

出 版 人: 朱 庆

终 审 人: 奚耀华

复 审 人: 王 军

责任编辑: 刘 旭

责任校对: 郝媛媛

封面设计: 中尚图

责任印制: 陈 晨

出版发行: 中国文联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朝阳区农展馆南里10号, 100125

电 话: 010-85923043 (咨询) 85923000 (编务) 85923020 (邮购)

传 真: 010-85923000 (总编室), 010-85923020 (发行部)

网 址: <http://www.clapnet.cn> <http://www.clapnet.cn>

E - mail : clap@clapnet.cn liux@clapnet.cn

印 刷: 北京墨阁印刷有限公司

装 订: 北京墨阁印刷有限公司

法律顾问: 北京天驰君泰律师事务所徐波律师

本书如有破损、缺页、装订错误, 请与本社联系调换

开 本: 710×1000 1/16

字 数: 220千字 印 张: 15

版 次: 2016年5月第1版 印 次: 2016年5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190-1381-3

定 价: 39.00元

版权所有 违法必究

没有比黎明前天空下的森林
更黑暗的影子
它默默举起残破的旗枪
掩护所有的梦逃亡

没有比文森特笔下的星芒
更明亮的橙黄
没人疼爱一定很冷
为了取暖，他试着拨亮了那些微弱的星光，

没有比婴儿的第一声啼哭
更伤感的乐音
它穿透未来一生的喧嚣
传到遥远的终点小站，那位白衣接站人的耳旁

没有比你的微笑
更无可抵挡的毁灭
就为了那一次回眸
我放弃了永生，在今生今世中流浪

——谨以此书献给文秋，我一生的至爱

序

很多年前，读高中的我准备考大学，关于选择文科还是理科，成了我的家庭中很纠结的一个问题，我喜欢文科，而父亲告诫我：还是不要去碰文字谋生这碗饭，以免因文罹祸。我最终还是咬牙选择了学医，十年寒窗，读书只为稻粱谋。然而，与梦想撒手离别的那一刻留下的痛苦，在此后漫长的岁月里，仍然在午夜梦醒时分，化为时光虫的咬啮，令我神伤。我曾在一篇文章中写下了这种感受：

其实，每一双憧憬未来的年轻眸子里，都曾经荡漾过一泓海水，海的那一边，都有过一艘名叫梦想的红帆船曾经离岸起航，穿越时光向你驶来。只不过，多疑的岁月常常干涸了你眼中的那一泓海水，于是，你的红帆船终于搁浅在了某个地方，与你错过今生。

十余年前，我携家在美国佛蒙特州的伯灵顿市工作和生活，期间曾拜谒了大诗人弗罗斯特的墓地。站在那嵌在地面上的黑色墓碑前，我脑海中冒出弗罗斯特的那首名诗，未选择的路，它的最后几句：

林子里有两条路，
我选择了行人稀少的那一条

它改变了我的一生。

我突然觉得，这首诗好像就是写给我的，尽管我选择的路，并不一定是人烟稀少的那一条，但它确实决定了我的一生。我其实不应该懊悔，因为，在这条道路上，我遇见了很多的师友，看到了无数的风景，接触了在不同土地上生活着的人群。我应该为此而感恩，向上苍，更向所有帮助过我的人。我要用我的文字，勾勒出自己走过的道路足迹，包括眼、耳与心的所及之境。

文字的一个重要作用，是抵抗遗忘。一位经历了苏联时期的俄罗斯女性说过：时代会用两个指头夹起一个人，从他身上挤出时代所需的那一滴善恶来。我希望我的这本书，也能化为时代记忆与记录中的一小滴，和其他很多人的文字一起，汇成江河，形成一个族群的记忆与向善之海。

是以为序。

彭志翔

二〇一六年三月二十六日于广州

目 录



87	71	64	59	56	54	46	33	29	18	1	1
刘长毛的故事	青山翠谷佛蒙特	斯大林格勒的圣母	云南行：洱海怀古	云南行：泸沽湖之遇	云南行：玉龙雪山下的彝人小村	宝通禅寺	两个中外艺术收藏家的别样人生	在者对逝者的挽歌，逝者对在者的演绎	我与野生生灵的相遇	那些紧紧追赶我的回声	序

160 156 151 149 136 130 124 113 109 104

汉中行：陕西勉县印象

汉中行：夜访右所村

麓湖畔的九块墓碑

我的第一个英语老师

我前世里的芦笛声

沉旗

新疆行：在葡萄沟遇到神示

新疆行：那拉提草原随想

那年初识颜鲁公：海外邂逅

《争座位帖》的故事

人皮书：费城马特医学博物馆速写

219 207 198 195 191 188 185 181 167 164

永远的回眸：宾大寻迹林徽因梁思成记

火车回故乡的穿越之旅

香港，红帆船的故事

云想

昔人已乘白鹿去，此地空余白鹿原

鼓浪屿灵异之夜

小咪丫

和罗威廉一起，去读一座城

挪威之旅

魂系威尼斯

那些紧紧追赶我的回声

—

我这人确实没有什么天赋异禀，如果说有那么一点的话，就是打小记性超好，好到几十年后一想起刚记事的那些回忆片段，都会觉得十分尴尬。比如说，被送进医院托儿所的第一天，还没有从一扔下我就骑车跑掉的父亲给我的突然打击中回过神来，正抽抽噎噎着，托儿所里几个坏小子就摇晃着大脑袋跑过来了。这几位用好奇和鄙夷的眼光打量着我，就好像他们不久前并没有和我一样，用鼻涕眼泪完成这极不体面的首次人生惨别。在看够了我的蹩脚悲情表演后，一个家伙突然对我的背带裤发生了兴趣，于是就使劲拽那根背带，更糟糕的是，另一个家伙也对仅剩的第二条背带下了手，结果哗啦一下，几个人四下奔逃了，剩下我这赤条条的小鲜肉，站在那里放声大哭。一个小姑娘跑过来，蹲下，默不作声替我拉起背带裤，又系上背带，才终于给这出戏拉上了幕布。她是我父母同事的女儿，比我还小一点。后来离开这家幼儿园了，一次父母带我出门散步，遇到她也和父母一起，大人们寒暄时，我们两个在大人的胳肢窝下，四目相对了一会儿，并未讲话。她是因为性情

恬静，我却是觉得在她面前有点儿难堪。至今我还记得这小姑娘，那双乌溜乌溜的大眼睛，好安静的感觉。

更让我难堪的一次记忆，竟然是在女澡堂。家中老年长辈认为我这屁豆一粒的小人儿，会面糊一团，见怪不怪，冬天就带我去了医院女澡堂，却不知我初次见了这许多白花不穿衣服的人，惊骇不已，遂使劲瞪大眼睛四处张望，引起澡堂里那些年轻护士们的惊叫与咯咯乱笑。我脑袋转动，目光所及处，她们都纷纷以手遮羞，侧身以避，惊笑成一片，让我这颗小脑袋更加犯晕。真不知道这鸿蒙混沌的情形是怎样结束的，反正这次莫名惊诧以后，我就再也没被领进过医院的女澡堂了。那个年代的女人们，莫非脸皮就可以薄成这模样？

我父母工作的那家医专及教学医院，是从民国时期，瑞典教会资建的一家私人医院扩建而来，里面有众多红砖小洋楼，楼与楼之间往往有回廊相连，凉廊上方，常有葡萄藤、紫藤等植物爬满覆盖，白天倒是清凉满目，黄昏以后却显得很有些阴森森的，有时我傍晚经过那些下班后空寂无人的后院走廊时，小心脏会突然咚咚紧跳一阵子，因为，我老觉得背后有一张苍白的脸，在哪个窗口悄悄移现，盯着我离开。一念及此，我就会突然撒脚丫子狂奔，一直跑到灯光明亮有人声的楼区，或是宿舍区。

我们住在医专和医院大院里的宿舍楼，一家一个单间，这样，我就不缺玩伴了。稍大一点，就和同伴玩官兵捉强盗。大院是个捉迷藏的好地方，院子又大，花木丛生，墙角旮旯多，藏个人可是真难找。我喜欢躲在灌木花丛下，一边看着路人不知不觉地走过，一边掐下微甜多汁的嫩芽放进嘴里嚼。那些花是月季还是蔷薇，现在已经不可考了。记忆中，有两个地方我们天黑后不敢走近：太平间和解剖楼。因为，我们在大人们纳凉聊天时偷听来不少故事，以及白天在那栋楼廊上的几次偷瞥所见，加上那楼的外墙面几乎覆盖得满满的爬山虎，使得那里阴气逼人，我们对那里充满了神秘恐怖的形象。

夏天，浓荫处处的大院，是我们的快乐天堂。因为暑假里的医专教学楼群人去楼空，我们可以在那些无人的老房子里找到很多新的乐趣。比如，白天趁着没人，你总可以找到某扇没有关紧的窗子，与同伴偷偷溜进那些空楼里，体验探险的惊悚感。

一次，两个小伙伴喊我出去玩，说是发现了一个新奇的所在。我兴冲冲地跟着他们跑到一栋大教室，从浓荫掩映的侧窗悄悄翻了进去，偌大个讲堂空空荡荡的。原来放暑假前，学校安排将所有桌椅高高堆放在教室的一隅，不知为什么要这样做。他俩似乎对这里很熟悉，溜到墙根后，拉开两张横塞的靠背椅，两个小身体哧溜一下，就从一张桌子下面钻进了堆积如山的桌椅堆里去了。我一愣之后，赶紧也跟上，趴在地板上钻了进去。家具堆中竟然有一条曲曲弯弯的狭窄通道，我完全进入了一个与外部世界隔绝的迷宫，但还是有幽微的光线曲折地照了进来。我先是兴奋，一边向前爬，一边向伙伴叫喊着，爬着爬着，开始觉着不对劲：怎么没有人答应我，他们哪去了？我环顾四周，只有逼仄的桌面、桌底形成的隧洞四壁，和一些更小的孔隙通向未知的幽暗之处。我开始着急得哇哇大叫他们的名字，一边掉头往回爬，却蓦然发现没有出路了。正在我又惊又怕之际，屁股上猛地被戳了一下，吓了我一大跳，回头一看啥也没发现，脖子上却又挨了一下，头顶上于是响起了哈哈大笑声。原来，这两个坏种，发现此处地方后，就布置了暗道机关，用以捉弄新来者。这一番有惊无险之后，我算是入了伙，也一起兴致勃勃地参加对后来新伙伴的捉弄了。

有时我一个人也爱钻进那桌椅堆的迷宫里，找个靠窗而且稍宽敞的地方待一会，感觉很放松和惬意。世上所有的幼兽大概都喜欢小小的洞穴，人类也不例外。我窥望窗外，不远处是两栋北欧风格的三层楼红砖房，像精致的

玩具，窗户上方有雕花的拱形砖饰，红瓦的斜屋顶在夕阳下散发出温和的光芒。我那时以为，世界原本就是这个样子的，将来也会照这样子过下去。我不知道的是，我出生和长大的所在，此刻正驶向一片巨浪滔天的海域，即将迎来一场耗时十年的浩劫。医院的那些北欧风格红砖房亦无法幸免，终于消失。此后，我再也没有在这片土地上看到过那样典雅精美的红砖房。当然，如果你举例出一众山寨版的话，就只当我没说过好了。

在小男孩的眼里，女孩子是另一类生物，她们从不像我们会玩得跟泥猴一样脏，而是有着近于病态的洁癖，喜欢抱着个洋娃娃半死不活地一拍老半天，无聊死了；她们泪腺发达，而且永远不犯错，至少父母老师们是这样认为的，所以不要惹她们，否则当她们冷不防突然大放悲声之时，就是你屁股遭殃之日。我最早得到的一次教训，是在幼儿园的地板上滚来滚去玩儿时，遇到一位清纯可爱的小女孩，她刚好也滚到我身边，两颗头挨在一起，只见她嘟起小嘴，在我耳边悄悄说出了一个字：逼，然后开始了邪恶的微笑。那个字在我耳中简直如同一声霹雳，我连忙爬起来，向坐在高凳子上的中年女老师举报：老师，她说骂人的话。那位老师看看皮猴一样的我，又看看小女孩，然后带着嫌恶的表情朝我挥挥手，意思是让我在地板上继续滚蛋去。我的小心灵立马受伤，不敢相信自己竟如此容易就含冤受屈，再回头看看小女孩，我的妈呀，她那张天使般纯洁可爱的小脸蛋，加上那双泪光盈盈的大眼睛，让你觉得要是不相信她的无辜，你就是下到地狱，鬼王也会嫌弃不收你的。我这算是自找倒霉了。

那个夏天，似乎隐藏了很多秘密，大人们有的心事重重，有的却兴奋异常，他们经常窃窃私语，不知在说什么。我们小孩子却不关心这些，继续在大院里游逛，找乐子，让昆虫世界遭殃：打落白粉蝶拿去喂蚂蚁群，再拿几颗珍藏了快半年的小爆竹，送那些蚂蚁们做了饱死鬼上西天。从后面轻轻捏住草尖上的豆花娘翅膀，拴上丝线可以跑半天。粘下树梢上的知了，滚水烫了，剥开壳，雪白的肉，味道好像还不错。直到诸恶行遍，让我们简直毫无成就感了，于是坐在草地上耷拉着脑袋发呆。一天，我和一位死党在百无聊赖中，

又钻进暑假空无一人的教学楼，在里面每一间进得去的课堂闲逛搜索，希望发现点有趣的东西，比如说哪个医学生忘在桌屉里的、画了人体解剖草图的纸片啦什么的。我们这样一直逛到顶楼一间教室，然后，我在经过窗子旁边时，无意中踮起脚尖向外一瞥，却看见了奇怪的一幕：

对面教学楼二楼的一间教室里，出现了几个无声晃动的小身影，是我们院子里的几个小女孩，比我们大一些。她们也偷偷溜进暑假的空教室来了，可是，她们来干什么呢？我悄悄示意同伴走近，一起躲在窗子后面窥看起来。平时小姑娘们见了我们都爱理不理的，没把我们这些小男孩看在眼里，哼，看这几个鬼鬼祟祟的丫头有什么秘密勾当。

阳光打进对面窗口，照得教室一片明亮，只见女孩们蹑手蹑脚的，从堆放在教室一隅的桌椅堆里搬出一张桌子，放在教室中央，再变戏法地拿出一样样东西，抹布、塑料盆、布单啊啥的。她们将桌子抹干净后铺上被单，然后，一个让我们大吃一惊的景象出现了：刚才离开教室中央视野的一个小姑娘，突然又回到她们中间，肚子却变得大大的。我和小伙伴惊愕得相互瞪视了一眼，又紧张地看了下去。不知何时，那位稍大些的女孩头上多出了一顶医生的白帽子，她示意大肚子女孩躺到桌子上去，然后坐在一旁，拿个听诊器在她的胸前和肚子上移来移去像是在听，同时又像是在和她说些什么。接着，医生女孩做了个手势，她旁边两位像是扮助手的小姑娘竟然开始动手脱起大肚子女孩的衣服来。外衣裤褪掉后，露出一个大枕头，原来这就是她刚才的大肚子。这出戏还在继续，气氛却似乎变紧张了，从演员到偷看的观众都是如此，我想。我的心跳得咚咚响，看看同伴，他也正好张嘴傻眼地转脸瞪着我。那位扮孕妇的女孩用手掩住自己的眼睛，任女伴们将她脱光后，将两腿曲起分开，几个小脑袋凑在一起，在同伴光溜溜的腿缝那里指指点点的，古怪中透着严肃。一个小姑娘用脸盆里的毛巾给躺着的女孩擦洗下面的身体，然后，在她两腿间放了一个布包裹，肚子上又放上那个枕头，再在她全身铺上一条布单，两个助手女孩分别握住躺着的女孩的手，医生女孩开始俯身在她鼓鼓的身上揉搓起来，间或还将手伸进布单掏摸几下。医生女孩似乎对她说了什么，

躺着的女孩就开始使劲扭动了起来，嘴还张合着，像是在呻吟。突然，医生女孩一把掀开布单，从她胯间取出包裹，迅速打开，原来是个洋娃娃。医生女孩将洋娃娃递给扮产妇的女孩，后者将玩具娃娃抱在怀里，脸贴着脸轻轻拍着，那女孩的脸红红的，汗津津的头发粘在额头上。

女孩们的游戏结束得很快，她们利索地收拾好一切以后就消失了，留下对面楼里两个偷看的傻小子红脸胀脖，面面相觑。在以后的许多年里，我都以为那天看到的一幕是邪恶的，或者至少是不洁的，因为那是一个以崇高理想的名义扼杀人性的年代。事实上，后来从大人们私下谈话中泄露的消息，我知道那些玩接生游戏的女孩们被家长发现后，都在家中被狠狠责骂了，因为女孩子的名声不是小事，人们并未张扬此事。

三

我此生中见过的最美的手，是浸泡在福尔马林玻璃瓶里的一双中年男性人手标本。当时我只是个小屁孩，怯生生地溜进父亲医专解剖标本室，却不知为什么唯独被那双手迷住了，长久地站在那个玻璃瓶前盯着它们看，仅仅是因为它们的美轮美奂吗？也许，至少当时如此。手指与手掌都很修长，挺括，舒展和优雅，像是为做灵巧精细的事而生的，却保养得很好，没有磨损的痕迹，那些筋脉在皮肤下隐现出它们撒手人间时的释然感，在最后的刹那间，它们凝固成了雕塑，其精致处却远超任何希腊雕像。这双手的主人是谁，他生前是做什么的，他的死因是什么，为什么唯独留下这双手……这些永远没有答案的疑问，在后来的岁月里，有时会突然浮上我的心头，令我生出一丝莫名伤感。毕竟，那一双美好的手，也曾捧起所爱的脸颊，滑过她隐秘的身体曲线，抚摸年幼儿女的头顶，指点夜空的星辰，握手举杯，写下书信，解缆荡舟，夹起袅袅香烟，扔出滴溜乱转的骰子。这双手也许是因为太完美，而没有能够追随那个已化为尘土的生命而去，而留在了时光停止的玻璃瓶里，让一个

小男孩盯着它们发愣。

那个十分和善，却总是保持沉默的解剖标本室老技术员姓李，在没有学生上课的时间，并不拒绝我们一两个小孩子的偶尔来访，只要我们轻手轻脚，保证不乱动他的标本。事实上，即使最调皮的小男孩，在这里也会产生敬畏之心的。任何死亡的迹象，无论在大自然环境，还是在人类社会环境里都不会存在太久，因为前者中，死亡个体会成为再循环资源，被其他生物迅速分解利用；而在人类社会，死者会被物伤其类的同胞尽快掩埋，这就是你在生活中少有直观的死亡体验的原因。而在医学院，众多死亡人类与它们的不同器官，却赫然环立在你周围，让初见者无不触目惊心。学西医者的探求真理之途，与中国古代的夫子之道正好相反：未知死，焉知生，达·芬奇在肢解了一堆意大利死人同胞后，才画出了他的蒙娜丽莎。东西方对世界的认知与探索似乎从开始就选择了两条相悖而行的道路：天人合一的至大境界，与盲人摸象式的见微知著。

我想，那些与尸体标本打交道的人，能做到无动于衷的一个重要原因，应该是他们与那些死人在生前没有任何关系。想一想，如果你走过的那个左边玻璃瓶中的人头，是曾经慈爱你的祖父，他那浸泡在福尔马林中清晰可辨的花白胡子茬，还在你头脑里留下过你儿时的脸被亲吻时刺痛的记忆，你会无动于衷吗？当然，这个听起来有些残忍的情景，实际发生的概率非常小，小到什么程度呢？我后来也当了快一辈子的医生，也是在医学院校园里，加上我从学医的父母辈那里听来的故事，这情形只听说发生过一次：一位学医的女生，在解剖室里突然发现，自己面前的死者标本，竟然就是疼爱过她的亲姑母，这可怜的女孩当场就晕了过去。

在我开始记事的儿时回忆里，医专解剖楼常常有死尸送去，我们小孩子中胆子大一点的，就从门窗外偷看，有时是从法场拉回来的死刑犯，一群师生围着解剖台分割那具新鲜尸体，还看得到手术台上那颗头颅和肩膀，死者往往是中青年人。那时空气中就开始弥漫出浓烈的血腥气，我们这些小男孩看得心怦怦乱跳，那种莫名的兴奋感，应该是被那血腥刺激唤起的原始兽性

吧。十多年后到了我当医学生时，上解剖课的老师告诉我们，现在的尸源太紧缺了，大不如前。

一个夏夜，外出不久的父亲突然脸色苍白，惊慌失措地跑了回来，母亲正好不在家，应该是去产科病房夜间查房了。父亲叫上隔壁的一位伯伯，打着手电筒又朝夜色中的教学楼群方向奔去，过了好一会才又回来，还听到他们哈哈的笑声。第二天，听到父亲跟母亲讲昨晚的事。原来，那晚我父亲负责给当天拖到的一具死刑犯尸体加输液防腐剂，当他一个人正爬上教室堆得高高的桌椅堆，准备往输液瓶里加药水时，突然，他脚下的桌椅哗的一声垮了下来，将他摔到那个死尸身上，他感觉到那白布下的尸体似乎还动了一下。这可把他吓坏了，立马连滚带爬地跑了出来，回到宿舍楼，找了一位年长些的同事一起回去，才算干完了那份差事。父亲坦承自己的胆子不算太大，他有一位女同事教师，大胆到成为医专的一个传奇。六十年代的夏天，家用电风扇都是少见的奢侈品，空调就更没听说过了，闷热的夏夜里，整个医专最凉快的地方，往往是停尸间，刚运到的新鲜死尸，周围会摆上大冰块，以防尸体迅速腐坏。这只有死人才享受得到的高级待遇，却偏偏有活人敢来分享，这胆大包天的人就是那位医专女教师。想象一下，那位搬个躺椅去伴尸而眠的女人，睡得有多么惬意，不光是凉快，还有没有丝毫打扰。那死人的亡魂，在她周围彻夜巡逻，替她吓走这世上所有的心怀不轨者。人皆言这位女杰胆大，我却更钦佩她的老公，敢和她同床共眠，那胆量，赞。

而医专另一位曾经以胆大闻名的男老师，与死尸打交道的故事，就有点儿悲催的味道了。

因为他大胆，学校就让他负责去刑场拖回无主死刑犯的尸体，一次给五十元，这几乎相当于那时大学毕业生一个月的工资，也算是重赏之下出勇夫吧！这样干了不少回，直到最后一次，出事了。

那次运尸后回来，这位老师就一头奔进家里，不出门了。起初单位没注意，大家以为他身体有点不舒服想休息两天，第三天见他还是不出门，头儿就找上门看望他了，哪知一见之下，大吃一惊：这老兄呆坐墙角，一动不动，目

光散乱，口内还兀自喃喃：五十块钱不干，一百块钱也不干。如此反复，如诵魔咒。领导问起缘由，他也不搭理。被弄得一头雾水的领导，只好去找与这位老师一同去运尸的司机了解情况，再回头反复劝诱开导他慢慢开始说话，半天才搞清楚了个大概。

原来，那天市法院打电话来通知医专去拖尸时，已近黄昏，等到这位老师与司机开车赶到那个荒山野坡的处决地点时，暮色已经渐渐开始笼罩荒野。两处行刑地点分别在两处草坡地，老师和司机从公路上的车旁分手，各自出发前往死尸处。老师走下长长的草坡，在离树林边缘较平坦的草地处发现了死囚。反身捆绑着的死者侧趴着，头浸在一摊血污中。教师在死人身旁放一张塑料布，将尸体翻转到布上面，看到那张面孔时吃了一惊：右脸被从脑后穿入的子弹冲击开了，松垮地耷拉着像半个面具，那只巨大的右眼球在空眼眶里，死死瞪着给他收尸的人。教师打了个寒战，侧着目光，将死人的半拉脸盖回去，用塑料布和绳子捆裹好尸体，放进一只大麻布袋里，背上后，独自一人开始慢慢爬那草坡。夜色开始弥漫，四周静悄悄的，除了微弱的几声虫鸣，和一双脚蹬过草地的唰唰声。一阵冷风无声袭来，教师忍不住又打了个寒战，暗暗骂了一声，开始哼唱起歌来。唱着唱着，觉得不对：怎么还有一个声音？他停步侧耳，四下却死寂一片，连虫声们都突然不叫了。他吓的吐了口唾沫，暗骂自己在疑神疑鬼，于是又唱着给自己壮胆的歌，爬起坡来。这次他边唱边竖起耳朵捕捉所有的声音，渐渐地，从自己的歌声中，他又听到那一丝声音了，若即若离，细若游丝，却不似这世上任何生命发出的声音，除了让你联想到来自另一个世界的东西，就再也不可能想到别的了，并且，那幽幽的声音就来自他身后！教师的冷汗刷地一下冒了出来。他猛地扔掉肩上的尸体袋，连滚带爬地跑上草坡上方的公路，一头钻进驾驶室关上了门。等那位司机将他自己背来的尸体放进车厢，回到驾驶室问教师怎么不见他的那具尸体时，这位仁兄正坐在那里筛糠似的发着抖，口中念念有词：五十块钱不干，一百块钱也不干。司机觉得奇怪，再问下去，教师急了，举拳要打司机，逼他快开车走。这下司机也开始害怕了，想想这车里躺一个死人，身